

爱尔兰戏剧选

杨宪益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作者：杨宪益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7-02-002482-3 /I545.32

出版日期：1998年1月

定价：30.00元

目 录

奥 凯 西

给我红玫瑰	1
犁和星	92
朱诺和孔雀	176
主教的篝火	251

给我红玫瑰

(四 幕 剧)

剧 中 人

布莱敦太太

阿亚孟·布莱敦，她的儿子

依艾达

蒂姆普娜

芬鲁拉

} 布莱敦同屋的邻居

谢拉·穆尔宁，阿亚孟的爱人

莫尔家的布兰伦，几间破房子的房主

一歌手，一个嗓音很好的年轻人

鲁瑞·俄巴拉可恩，一个热情的道地爱尔兰人

马尔加尼，一个嘲笑一切神圣事物的年轻人

克林顿牧师，圣柏纳帕斯教堂的牧师

塞米尔，教堂看守

芬格拉斯巡官，骑警队的巡官，克林顿牧师的教堂守卫

男甲

男乙

男丙

} 住在布莱敦家隔壁的邻居

道沙德

法斯特

} 圣柏纳帕斯教堂委员会的委员

点路灯的人

铁路工人甲

铁路工人乙

场 景

第一幕——布莱敦家两间一套的住房。

第二幕——同。

第三幕——都柏林街头，靠近利菲河上一座桥梁的旁边。

第四幕——圣柏纳帕斯基督教教堂前的一片广场的一角。在这一幕中，闭幕片刻以表示几个小时的间隔。

时间——不久以前。

第一幕

景：贫穷的工人区里两间破旧住房的前屋。曾经用白灰粉刷过的墙壁，现在已经变成如铁锈似的暗黄的颜色。台后偏右是通向大厅的正门。壁炉在右墙的前边，这时那巨大的老式的炉栏中正点燃着熊熊的火。屋子的中间是一张古老的乌木色的桌子，桌子上立着一盏单灯芯的油灯，由于油的质量不好，灯罩已经有些熏黑了。桌子上放着几本书、还有一些纸、几根颜色粉笔、一支笔和一小瓶墨水。左墙靠里面有一个门通向里屋。靠近这个门边是一张看来像是陈旧的马毛呢沙发。沙发的一头放着一卷叠得非常整齐的床单和毯子，表明在夜晚这沙发被当作床使用。正门的左边靠近后墙是一个剧团巡回演出时所使用的大藤筐。在这个门的另一边是一张普通的厨房用的碗柜，因为碗柜的上层摆满了一大排书，许多盆盆罐罐都放在了柜顶的架子上。那些书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从旧书摊上买来的。在大藤筐那边的墙头上，钉着一张颜色鲜艳的带有孩子气的粉画，看意思是临摹的弗拉·安几利柯的那幅吹着弧形的金喇叭的天使；在这幅画的旁边是很小的一幅带色翻印的康司塔伯的《玉米地》。再往后一些，这面墙上还有一面又高又大的窗子，上窗口几乎已经接近天花板了；如果站在这个窗口，就可以看见一个带横牌的铁路路标，时常发出绿色及红色的光亮。在这个窗子下边一条粗糙的板凳上，并排摆着三个饼干盒子。一个里面种着天竺葵，另一个种着麝香葵，还有一个种着樱花。天竺葵的花盘特别大，闪闪地发着光。金色的麝香葵的管状花朵，色调轻快，而既大而鲜艳；樱花的紫色的花盅四周环绕着如蜡一般的白色的长萼片，简直显得如同白星海芋一样大。这些红色、金色和紫色的花朵使得这极其寒伦的房子里显出一种庄严的气派。有时，从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紧跟着又是一阵车头拉着重载的货车开动时发出的那种强烈的噗噗、噗噗声。屋子里随便摆

着一两把椅子。

这是一个仲春的黄昏，已经是天色应该暗下来的时候；由于满天云彩，而且这个城市此时正下着一场大雨，屋子里因而显得有些更暗了。

幕后时，阿亚孟和他的妈妈呆在屋子里。阿亚孟的身材高大、魁伟，他大概二十二岁，深棕色的眼睛，一头本来很难梳顺但也梳得非常整齐的浅色的头发。他的脸，很容易使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想到他一个相当漂亮、意志坚定、喜爱思考和性情和善的硬汉子。他妈妈年近五十，棕色的脸，闪着光的黑色的眼睛，面颊和眉宇之间透露出因为长期工作劳累、为生活进行挣扎的痕迹。她穿着一件紧贴在身上的黑色的上衣，衣服上有几块补得非常整齐的补丁，下身是一条略略有些褪色的深蓝色的裙子，脚穿一双高底靴。这时候，一件蓝色天鹅绒的镶着银色花边的大氅罩住了这一切。她此时坐在一把厨房椅子上，上面铺着一块深红色的非常破旧的布垫。

阿亚孟穿着一件浅绿色的绸面紧身上衣，外罩一件无袖的红色天鹅绒罩衣，罩衣边上露着白色的皮毛。罩衣后边垫得非常高，使他的两肩之间如驼背似的鼓起了一大块。一条深绿色的长带斜过他的胸前，上面挂着一个剑鞘。他手里拿着一把带横柄的长剑；头上一顶黑色的毡帽，窄窄的帽檐向上卷着。帽上围着一条黑带子，顶上还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他下身穿着一条很厚的黑色灯芯绒工作裤，脚下是一双笨重的带铁钉的靴子。她和他这时正紧张地听着外面的什么声音。

布莱敦太太 （对阿亚孟耳语）她走了；我想肯定又是想借点儿什么。住在这个依靠老天保佑的大楼里，他们一天就想到借这个借那个的！

阿亚孟 那个令人讨厌的混账东西，滚她的吧！方才有人敲门的时候，我们正弄到哪儿啦？

布莱敦太太 我正想说，

是的，还有这以后无数更多次的杀戮，
啊上帝！请宽恕我的罪恶，同时也请上帝宽恕你！

阿亚孟 （看着地上）哦对了！（他念诵——）

怎么，蓝开斯特的充满野心的血液竟然也会流向地下？我还以为它一定会向上飞腾。

（他举起剑来，凝望着它）

看看我的宝剑正如何为这个可怜的帝王的死在悲泣！

哦，让这一切妄想使我的王室毁败的人们，

永远也不免流出这样深紫色的血泪！

如果这里还留存有一星星的生命，

（他向地下刺去）去吧，到地狱那儿去吧；告诉他们你是奉我的差遣！

〔有人用手轻轻地敲着门。阿亚孟和布莱敦太太马上又一声不响呆呆地在那儿听着。一个因年老而变得沙哑的男中音嗓音在门外讲着话。〕

门外声 屋子里有没有人？（当阿亚孟轻轻走过去用背抵着门的时候，外面的人又使劲敲了几下。）里边——里边是不是有人在走动，还是这间倒霉的破房子里根本没有人？

布莱敦太太 （耳语似的）是莫尔家的老布兰伦。他今天已经来过一次了。他是要收那几间破房子的房租，他还要听别人说说，把他的那些钱存到爱尔兰银行里到底牢靠不牢靠？

阿亚孟 （警告地）嘘嘿嘘！

门外声 没人回答，哎？可我刚才还看到窗子里还有亮儿。或许他们出去了。上天保佑，我希望他们是真的出门了；要不然，一个邻居来敲门他们连理都不理，那可真有些太差劲了。

门外传来一个人走开的脚步声，接着完全沉寂下来。

布莱敦太太 他走了。每当到收房租的时候，他总显得非常起劲。我真不知道，一个人，有他那么些钱，怎么会住在这样简直和这里差不多的两间屋里，并且还住在这条街上。他原本只是个老油漆匠和裱糊匠，饿着肚子积攒下一点钱，靠使巧弄乖买下了几间破房子，粗粗地粉刷一下，随你住在里头有多么的不方便，他最高的房租照收无误！

阿亚孟 我只盼望他这个时间离开我越远越好，别来麻烦我。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想想，更重大的事情要做，可没有时间去为那老糊涂的痛苦而操心，他是总担心他那几文钱会被人抢走了。话又说回来，他还不算是一个吝啬鬼，每逢到圣诞节的时候，他总给孩子们买些玩具，星期天他放在教堂募捐盘里的钱也总不少于半个克朗。

布莱敦太太 那他是会这样做的！

阿亚孟 他刚才来的时候说些什么？

布莱敦太太 哦，他说的还是那几句老话，问我爱尔兰银行是否可靠；叨咕一阵哪些人还没有付房租；又说明天就是他的生日了。

阿亚孟 （望着那把椅子）我要想法儿借点儿钱买一把带有扶手的椅子，还要想办法把扶手涂成金黄色，好让它摆在“养性堂”里也象那么回事；我还要把椅背油漆一番，用一长薄薄的硬壳纸，上面画上蓝开斯特家的纹章红玫瑰，这样它就可以象是一个帝王的宝座了。

布莱敦太太 格罗斯特公爵杀死皇帝的那场戏一定要演好了，整场戏要体现得气派非凡。

阿亚孟 是这样。只是因为他们听到有关于莎士比亚的许多话，他们就对他非常害怕。他们认为自己非常无法理解他，其实，他和每个人都一样也是天国的一部分。不久以后，我要让他在公共酒馆里陪着他们一同喝酒！

布莱敦太太 我可不知道把莎士比亚搬到演唱会上去到底可不可以。

阿亚孟 不行也得行。只希望亨利王别那么指手划脚的，总那么拿手在空中乱锯，把他自己的热情全部撕成碎片了。那个老笨蛋看过别人那么做，就认为一定得那么做才对。(叹了一口气)我此时不敢再念我的台词了，莫尔家的老布兰伦一定会躲在外面什么地方偷听着；我看我还是在心里默记吧。他说他明天该多大岁数了？

布莱敦太太 他才只不过七十六岁，他说，那样子好像他正等着过二十一岁生日呢。

阿亚孟 嗯，我想他不会等得太久的了。

布莱敦太太 (不愿说出口似的)他还唠唠叨叨地说，他在他家的那架老钢琴上弹着一个什么曲子来着。

阿亚孟 (从坐处一跳站起来)那是我的一支歌，我让他给谱个曲子的！(他冲出门去，马上又跑了回来)他不在外边；我想他肯定是回家去了。(生气地)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布莱敦太太 阿亚孟，你去上工之前，我倒愿意尽量想个办法多休息一下。你也做得实在太过分了。今天你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晚上可还要干一夜的活儿。画画、念书、编歌儿，念莎士比亚。如果你有一架钢琴，你一定还要学音乐。你为什么不准一样东西，别什么都做？

阿亚孟 它们都太可爱了，我的生活对它们全都需要。

布莱敦太太 没有这些东西，我倒也凑合着过得很好。(略停。她走到窗子前去轻轻摸摸那株樱花)还有那个可悲的罢工运动，立刻就要降临到咱们头上来了。

阿亚孟 (坐在那个铺着红布的椅子上，阅读着莎士比亚——安静而有信心地)不会真的罢工的。老板们不会愿意与工人们干。我想他们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每周增加一先令工资的。

布莱敦太太 (这会儿正摸着麝香葵)我想你们这个演唱该不会是

为了要募集基金吗？

阿亚孟 （不耐烦地）是的，是募基金；那是说如果万一真的要罢工的话。无论如何，演唱会的事跟我也没有多大关系。我赞同工人们的要求，在一次会上作过一次演讲，支持他们的要求，也不过是如此。

布莱敦太太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肯定会把你的身体搞垮的，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你又一天盯着——（她没说完就忽然停住，一声不响）

阿亚孟 （把书放到膝盖处——生气地）说呀——把你所要说的话说出来：一天盯着谁？

布莱敦太太 没盯谁。

阿亚孟 盯着谢拉·穆尔宁——那就是你心里所想要说的话，我想我说的应该是对的吧？

布莱敦太太 对又怎么样？难道这又是个新的法律，不准许有他自己的思想吗？

阿亚孟 （带气地）你究竟因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姑娘？

布莱敦太太 没有什么。要说起那个姑娘，我承认她倒算得上是一堆棉布头巾里的一块花色漂亮的丝绸头巾。我承认在别的女孩子都可能在篱笆后边躲着的时候，而她却扬起头，走在大路中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在鲜明的阳光下看清他的脸。可尽管这样——

她又停住了。

阿亚孟 啊，尽管怎么样？你说话总是这样半吞半吐的，简直是像发疯了。

布莱敦太太 （硬着头皮说出来）她是个天主教徒；而且是个纯粹的天主教徒，对于一个想要考验教皇法令的人，她永远是不会原谅的。

阿亚孟 可谁要考验教皇的法令来着？生活和人世一切重大的变迁自然会对一切事物进行考验，甚至包括教皇的法令。难道你一直以为我不辞劳苦，现在也不辞劳苦地要让自

己去熟悉过去那些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就只是为了趴在地上乖乖地等待接受教皇的法令吗？让那姑娘爱信什么就去让她信什么，爱尊敬什么就尊敬什么：这应该由她自己去作主。她长得非常漂亮，说话也很动听，跟我在一起非常亲密，这对我就完全够了，那怕她相信黑人的魔神，在她的前院儿花园里栽着一根挂图腾的柱子也丝毫不相干。

布莱敦太太 还有比这更坏的呢。

阿亚孟 比这更坏，是吗？那是什么？

布莱敦太太 她是爱尔兰皇家警察局一个巡官的女儿，我想我说的是对的。

阿亚孟 那是她想改变也无法儿改变的事，不是吗？

布莱敦太太 那我知道；可是有很多人都在背地里叨咕，说跟我儿子纠缠在一起的那姑娘的父亲是躺在他们敌人怀抱里的。

阿亚孟 仿佛除了她自己之外，天下就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反对她的。我喜欢的是她这个人，不是她的信仰；我爱的是她，而不是她爸爸。

布莱敦太太 多半个爱尔兰的人都会告诉你，一个人应该喜欢什么样的姑娘不能不受到他和她信仰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到她父亲的那种生活方式。

阿亚孟 让整个世界都去那么说吧！她非常漂亮，无论我说什么，她那对小耳朵都非常喜欢听，所以，那怕她是黑暗的阴影中生下的女儿，我也会抓着她的手，把她领出来让世界所有的人看看。

布莱敦太太 她要是和你在一起熬上一年半载过这种穷日子，她大概也就很有个看头了。

阿亚孟 可她并不喜爱金银财宝；她那热情的心从来没有想着从中国和日本运来的绫罗绸缎，也不会想着东亚的各种香料。让她披上一条黑色的普通披巾，穿着一条普通裙

子，光着一双脚，她也决不会想着那些爱慕虚荣的女人所喜爱的更精美的妆饰。

布莱敦太太 啊，阿亚孟，你就这样去做你那高贵的蠢才梦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每一个正常女孩子的心里都会梦想着精美的妆饰；我只想告诉你，芬格拉斯巡官屁股上叮叮响着的长剑，他那威名赫赫的头盔上的红羽毛，以及他那制服上的闪闪银光，比她可能在你身上见到的任何东西都更显得百倍的光辉灿烂。

阿亚孟 告诉我些别的什么，给我增加点儿希望吧。

布莱敦太太 看你的书吧，你用不着听你妈妈瞎叨叨了。

阿亚孟 （走过去轻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我是在听着，可是我的心离你越来越远了，妈妈，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模糊不定的形象，坐在一只金质的独木船里，漂浮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布莱敦太太 （哽咽地）阿亚孟，我的儿子，爱开玩笑的死神催促着你爸爸进了天堂以后，我可是为你尽了我所有的力量。

阿亚孟 这一点我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天黑的时候，你永远手中拿着个太阳在给我照亮；当你让我在学校里即便挨着饿，也终能免于死亡的时候，你好像是富有人家给孩子花皮球一样，赐给了我一个能陪着我玩的生命。（他把手放在她的下巴边，轻轻地抬起她那头来）这个脸，曾经是个非常细嫩可爱的脸，而现在已经满是皱纹了；她那双仍是深棕色的眼睛，曾经是多么明亮，现在由于吃力地展望着未来，已经失去了曾有光彩；曾经是挺直的坚强的背脊，现在却已经驼下了背。你好像一片久经风霜的树叶，带着那古铜色的美，等待从遥远的冬天吹来的阵阵寒风把它从树上摇落下来。

布莱敦太太 （轻轻移开他放在她下巴边的手）我的手却仍然还很有力气。我的背也暂时可以能承担起许多沉重的负担；致

于我的眼睛，虽然和过去比起来显得已经有些昏暗，但上帝也还能够看得很远。啊，我最好还是脱下这件漂亮的外衣吧，省得它引起我许多非份之想。

她脱掉了外衣，仔细地叠起来放在藤筐上，然后走过去弄火。阿亚孟沉思着向窗外望了一会儿，然后脱下他的上衣，取下宝剑，摘下帽子，把它们逐一放在藤筐上。

阿亚孟 （沉思地）今天晚上，在这大雨天他可能不会来了。如果真的他来了，我一定要让他代念皇帝的词儿，让我把我自己的台词再熟悉一遍。

布莱敦太太 今天晚上谁要来？

阿亚孟 马尔加尼，他正在整个都柏林四处寻找一本他要送给我的书；如果他找到了，他今天晚上一定会给我送来的——《宇宙之谜》。

布莱敦太太 这个人是我实在不怎么想见到的。由于他毫无顾忌地蔑视上帝，嘲笑一切大家认为非常庄严神圣的东西，这一带的人全都举起了胳膊随时准备跟他拼命。

阿亚孟 哦，蒂姆没有问题。人们应当有点头脑，好好体会他所讲的那些话；在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里，一团黑色的火焰总显得非常跳眼。

布莱敦太太 你要那么说，那你真是不理解他们；如果他不愿意闭上嘴少说几句，早晚他会惹到麻烦的。

阿亚孟 毫不相干。

她已经一声不响地把一条披巾披在了肩上，仿佛不愿意让阿亚孟注意到她的任何动作，轻脚轻手走向了门边。这时门忽然打开，门口出现了依艾达、蒂姆普娜、芬鲁拉和几个男人。这三个妇女向门里走了几步；男人们却依然呆在门口。所有他们的脸都死板得象是戴着面具似的，显露出一种呆痴而又绝望的表情，同时也显露出贫困和艰苦生活的印记。依艾达的脸非常象一个老婆婆；蒂姆普娜是中年妇人的样子；而芬鲁拉的脸却如同一个女孩子。每张脸上都有数量不同的皱纹表现出她们在

年龄上的差别，可又全都带着同样毫无表情的神态，凝视着人生。

蒂姆普娜怀里抱着一个两尺多高的圣母像。这个神像原来是由光辉夺目的纯白、晶蓝以及富丽的金色组成；现在可已经完全褪色了，圣母像镀金部分，除了凤冠上还保留着几颗暗淡的金点之外，其余已经全都脱掉。她戴的并不是那种圆顶的凤冠；冠顶的四周排着好象城墙一样的雉堞，那样子非常象都柏林的城墙；圣母像那苍白的脸也被屋里的油烟所染污，那样子显得十分悲惨。男人们都穿着深棕色的衣服，女人的衣服是暗灰色，每一件衣服上都不定位的有一块灰暗的蓝色、红色、绿色或紫色的补钉。

依艾达 （向布莱敦太太）你是否可以送我们一点儿肥皂粉，亲爱的布莱敦太太，让我们给圣母像好好洗一洗？（对其他所有的人）可我也经常说过，就因为常洗，这袍子上的漂亮的蓝色，衣边上那亮晶晶的金色和凤冠上的庄严的气派都被洗掉了。下边的小尔苏娜正一分一分地积攒着，想等哪天把圣母拿到什么地方去给她换上一件崭新的蓝袍，给她浑身装装金，让她恢复她原来的气派；可是每当她攒到一个先令的时候，家里又非得用它去买粮食和柴火；可是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艾布拉纳的女神什么时候会不愿意为了她的信徒们的需要而卖掉自己的金冠和蓝袍。（布莱敦太太递给她半袋肥皂粉。极为感激地）感谢你，太太，虽然你和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这位照看艾布拉纳穷人的圣母，一定会由于你对她的这些供奉，使她的金身增色，更多地保佑你和你的好儿子的。

其余的人 （咕噜着）她一定会的，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们让开一条道儿好让依艾达出去，蒂姆普娜抱着圣母像跟他在后边，好象排着队似的。布莱敦太太也跟在他们后边慢慢走到外边去。）

阿亚孟 （注意到她的动作）你可不能再出去，一定不能——你看

看今天晚上这天气。还出去？

布莱敦太太 不出去；只是到路的那边加西莫尔太太家去看看。她身体不是很好；我答应她，在她还没有睡着之前，去给她准备些热茶什么的。

阿亚孟 （不高兴地）你对别人的家比对自己的家还要关心得多！一个星期以来，你每天晚上总是象一个慈善会的大姐一样，不是为了这样，就是为了这样一件莫明其妙的事向外跑。

布莱敦太太 我知道有一个可怜的老太太需要我来帮忙，你让我坐也坐不住的。我会通夜听到她的声音在那儿抱怨，说我为什么不去给她准备些热茶，给她把床铺好，让她能够在这漫漫的黑夜里安稳地度过这一段孤独的时刻。

阿亚孟 等到你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你看他们会怎么帮助你吧。

布莱敦太太 啊，咱们不知道。一个人不应该这么想，如果抱着这种想法，那就会让咱们对于凡是对咱们所不利的事都感到厌恶。花费一些闲着的时间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呀。

阿亚孟 哪怕会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

布莱敦太太 （叹一口气）不这样，我也会精力耗尽的，至少到时候，我这把已经疲惫不堪的老骨头可以去安然永眠而不会有愧于自己的良心。

〔当她打开门要出去的时候，谢拉出现在了门口。这个女孩子大概有二十三岁，高高而又苗条的身材，神态坚强而又始终不失其优美。她有着一双很大的充满同情心的棕色的眼睛，眼神只是由于某种恐惧的感觉偶尔显得有些阴暗。她的嘴比较大，可是样子非常美；她的棕色的头发很长，可是现在已经挽起来在后颈上梳成了一个很大的圆发髻。她身穿着定做的深棕色苏格兰呢的服装，外面套着一件金棕色的短罩衫，头上戴着一顶宝蓝色的帽子。这些衣服现在都被一件栗色的雨衣盖着，雨衣